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細義卷九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檜

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
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檜卽鄭地外
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按鄭譜言右洛左濟
前華後河食溱洧焉檜先于鄭故先明檜之賜履然
水經洧水篇云洧水出河南密縣馬領山又東南過
其縣南註云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
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以鄭不時城也洧

水又東南逕鄆城南註引劉氏云鄆在豫州外方之
北北鄰于號鄆榮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
食溱洧焉徐廣曰鄆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
北也檜卽今河南開封府之密縣縣東三十里有故
密城驗其地勢乃在外方之東酈註引劉氏之言不
云詩譜則此三句疑後人加之譜上言檜者古高辛
氏火正祝融之墟下言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
姓檜者處其地此三句以接上文極爲明順不應以
檜國在禹貢三句橫亘其間正義謂外方在鄭南界
故檜居其北鄭卽今新鄭更在密縣東八十餘里亦

爲外方之東也

祝融氏名黎正義曰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按史記楚世家云卷章生重黎索隱引劉氏曰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索隱以此解爲當如小司馬說則太史公非以少昊之重顓頊之黎合爲一人鄭譜云名黎自據左傳正劉氏所謂對重則單稱黎也

羔裘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序下正義云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翱翔逍遙卒章上二句言其裘色之美是其好絜遊宴不强政治此說非也逍遙翱翔是遊燕經文自明以朝服燕祭服朝箋明言是其好絜衣服先言燕後言朝箋明言見君之志不强于政治是序所云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者上二章盡之矣此章言君服羔裘勿以遊燕當于日出有曜之候服以視朝然後羣臣得見其如膏而君不然所以我思之

而中心悼動也羔裘視朝是人君正服故于此章明之傳意當然

素冠

庶見素冠兮傳素冠練冠也正義以毛此章爲思既練之人特泥練冠是練布爲之素是白絹故爲此說詳觀傳意殆不然也說文布帛織也繒帛也素白繒繒也練凍繒也素旣爲繒繒又須凍傳意蓋謂凍此白繒之繒以爲冠紕卽箋所謂縞冠素紕其意亦指大祥後而言非謂練祭之冠凍布爲冠固名練凍繒爲冠亦名練也昭三十一年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于

時季孫初無喪服且得稱練冠則大祥後稱素紕之冠爲練冠亦自無嫌觀卒章之末引子夏閔子三年喪畢見于夫子事知毛此章斷非思旣練之人矣

棘人樂樂兮傳棘急也樂樂瘠兒按釋言云悵褊急也正義謂爾正作戒則孔所見爾正本作戒矣詩獫狁孔熾我是用棘鹽鐵論引作用戒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文選三國名臣序贊云訓革千載李善註倉頡篇曰革戒也說文諱云从言革聲讀若戒是戒革棘古字通爾正釋文云悵本又作亟亟之訓急常訓也豳風亟其乘屋箋云亟急也正義曰情急哀感者

其人必腹故以襍襍爲腹瘠之兒定本毛無腹字如孔說則正義本傳文作腹瘠今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依原本乃合

庶見素衣今傳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按禮記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註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然深衣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大祥服深衣孤子用素爲純矣以素緣冠爲素冠以素緣衣亦爲素衣故云素冠故素衣也箋以大祥深衣純用布而祥祭朝服又是緇衣

與此經不合故取緇衣之素裳

隰有萋楚

天之沃沃傳天少也沃沃壯佼也桃夭傳天天其少壯也書厥艸維天孔安國傳少長曰天與毛傳合說文天屈也樸木少盛兒引詩桃之樸樸孔書毛詩皆古文豈樸爲今文與論語天天如也註和舒兒說文娛云巧也一曰女子笑兒引詩桃之娛娛與和舒義近則天又與娛通然究以天爲正說文訓天爲屈者艸本初芽類皆拳曲故謂之句萌句卽屈也而天本从大象形故喬字从天从高省由天而高亦少壯少長

之義與書詩訓合今說文徐音惟有於兆一切非也
漢時無四聲之分讀上如平天字當兼於驕切玉篇
天云倚苗切少長也舒和也又引說文於矯切得之

匪風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正義曰
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卒章思得賢人輔
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按此是箋義以顧瞻周道
箋謂回首曰顧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箋謂有能西仕
于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傳意殊不然首章傳云下
國之亂周道滅也言下國自滅周道故至于亂也卒

章傳云周道在乎西言周道在西知毛上傳非謂周道已滅矣詩言誰將從西而歸乎庶其歸我以好音望有能以周道治檜國者傳箋不得同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周道至衰周猶在檜當夷厲之世去文武未遠宜詩人思之切也

漑之釜鬻傳鬻釜屬正義曰釋器云醢謂之鬻鬻釜也孫炎曰關東謂飯爲鬻涼州謂飯爲釜郭璞引詩云漑之釜鬻然則鬻是飯非釜類烹魚用釜不用飯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按說文鬲部醢云鬻

屬从鬲曾聲鬻云大釜也一日鼎大上小下若甑曰
鬻从鬲旡聲讀若岑金部鈔云曲鈔也从金多聲一
曰鬻鼎讀若櫛一日詩云侈兮侈兮釋鬻爲釜與傳
合釋鬻與爾正合瓦部甑云甑也从瓦曾聲甑云甑
也一日穿也从反瓦虞聲讀若言是鬻與甑字義各
別以甑釋鬻孫炎之誤亦由說文鬻字註有鼎若甑
曰鬻之一說所以參差爾正邢疏引方言云甑自關
而東或謂之甑或謂之鬻是甑亦名鬻然爾正經文
是鬻非甑而說文釋鬻鬻二字與正傳合正義不引
而轉據孫炎以駁傳誤矣

曹

蜉蝣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引鄭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譜無之豈鄭譜有別本蜉蝣屬共公與然譜言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蜉蝣箋言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鄭不應有此語釋文此序無昭公二字非也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正義釋傳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

地而出形容鮮閎也按邶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言
我躬尙不能自容遑恤我後世子孫此傳容閱當同
邶傳正義以容爲形容以閱爲悅懌不知何據又云
掘地而出形容鮮閎蓋以箋義釋傳誤也說文堀突
也詩曰蜉蝣堀閎从土屈省聲突猶窳突漢書曲突
徙薪魯連子一竈而五突說文堪地突也玉篇突穿
也突義與穴同故从穴部然則毛傳詩時經字作堀
言此蟲依地突以自容不知夕之將死也傳意當然
鄭箋詩時經字作掘故云掘地解閱定本謂開解而
容閱是也正義釋箋作鮮閎今本解閱校書者依定

本改之也當仍作鮮閱乃合正義原本

於我歸說箋云說猶舍息也釋文歸說音稅協韻如字
按閱从門說省聲而說字从兌雪从彗得聲古音兌
慧自諸無取協今韻也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楨傳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楨
爰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周禮夏官候人職云候
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註云禁令
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彼候
人兮何戈與楨正義據禮註以釋傳謂此賢者乃作

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按鄭註禮時未見毛傳故其說多殊然周禮註引詩特証候人之職選士卒以備姦寇未嘗以詩之候人爲士卒也如鄭以詩之候人爲士卒箋詩時當據周禮以設候人句釋之今不別作箋其意亦同于傳誠以傳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則是賢者爲官非爲士卒經言何戈與祿則是此候人選士卒以何之必知毛意如此者下三百赤芾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言彼小人得爲大夫也候人職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四人是其官爲上士下士傳言不過候人猶言不過爲士耳此可卽下傳以

明之者也說文祫及也正用此傳又云投及也及以投殊人也配戈而言當作及或作投而經作祫者說文祫云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蹙下以驚牛馬曰祫故从示及卽引詩何戈與祫然則戈以擊刺祫則立表于外以警人之不當入者皆送迎賓客所以備姦寇也

三百赤芾傳芾韠也正義曰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按玉藻一命緼芾黼珩註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鄭以玉藻上文言韠此

變言芾望文爲解非定說也詩赤芾金舄會同也赤
芾在股來朝也朱芾斯皇軍行也芾之用非專祭服
矣傳言芾釋明一物而異名也說文芾作市云韠也
正用毛傳

說文市云韠也韠云篆文市从韋从女徐鉉等曰今
俗作紱非是以韠爲篆文則市爲古文也韠云韠也
卽市之篆文 黻云黑與青相次文是市韠二字同而黻與
市韠字義迥別文選曹子建責躬詩云要我朱紱卽
字李善註毛詩朱芾斯皇芾與紱同范蔚宗樂遊應
詔詩云探已謝丹黻註毛詩曰赤芾在股黻與芾古

字通江文通擬陸平原詩云朱黻咸髦士註毛詩曰
朱茀斯皇室家君王鄭元曰茀者諸侯黃朱又曰茀
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茀古字通擬謝光祿詩云雲裝
信解黻註黻與紱通潘安仁楊荊州誄云亦朱其紱
註毛萇詩傳曰諸侯亦黻黻與紱古今字同如選註
是黻與市黻通也經典作茀而選註引詩皆作茀者
采芑朱茀斯皇釋文云本又作茀或作紱皆音弗下
篇赤茀同是茀與茀通也說文市云艸木盛市市然
象形八聲讀若輩與市字隸體皆作市而篆文市市
各殊字義亦別玉篇艸部茀云蔽茀小兒引詩蔽茀

甘棠市部亦云蔽市小兒別有市部廣韻入聲蒂云
艸木盛也市云韞也去聲蒂引詩蔽蒂甘棠篇韻之
蒂卽市字也皆未嘗與市相通然廣韻去聲蒂字下
有蒂字註云同上采芑釋文云蒂蒂皆音弗而卷阿
蒂祿釋文引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毛音方
味反鄭芳涕反此詩赤蒂引沈音甫味反則又讀蒂
蒂爲市豈市市二字亦得通與

南山朝隲傳隲升雲也正義曰隲升釋詁文定本及集
註皆云隲升雲也如孔說則正義本傳云隲升無雲
字今本校書者依定本及集註增入也按傳以蒼蔚

爲雲興兒則隋自是雲不假更言雲字蝦蟇朝隋于
西傳亦但言隋升此傳無雲字爲是當改依正義原
本

季女斯飢傳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箋云天無大
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正義釋傳曰此言斯飢當
謂幼者並飢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
女子又云定本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如孔說
則傳本作季女人之少子女子校書者依定本改之
也釋箋曰此言歲穀不熟則幼弱者飢今定本直云
歲不熟無穀字如孔說則箋本作歲穀不熟校書者

依定本改之也均當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鳴鳩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正義曰在位無君子者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其說是也述經謂指曹君用心之不均則非經言正是四國四國非曹君所得正傳言正長也箋言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俱非指曹君此詩與下泉畧同下泉思明王賢伯此則專陳賢伯以刺當時之伯其意殆謂晉文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捷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傳箋所謂四國之長任爲

侯伯也是役也實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其後許復曹衛而歸國有先後同罪異罰侯孺譏之僖三十一年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杜預註云二十八年晉文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而衛地之分傳絕不載其事則曹田分而衛田不分其用心之不壹甚矣此詩所以刺與若指曹君序當言刺共公不當言刺不壹也

其儀一兮箋云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下句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按傳不訓儀爲義而直云執義則作傳時經字作義也箋云儀義也則作箋

時經字作儀說文義云已之威儀也是義儀二字本通故傳箋皆以執義爲解

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云騏當作璫以玉爲之按傳先釋騏次釋弁疑下句非傳文正義以毛述經末云鄭唯其弁伊騏言皮爲之璫以玉爲之餘同據此則弁皮弁也四字乃是箋文當在騏當作璫之上誤刊于此并移正義釋箋之文析而釋傳當仍改屬箋也書顧命四人綦弁鄭作騏弁夏官弁師註引此詩直作伊綦是騏綦二字本通此箋以爲弁飾故曰騏當作綦以玉爲之釋文云騏綦文也說文作

璫引說文以作璫別之知箋本作綦校書者據說文改之當仍作綦爲是至釋文云騏綦文也則別本傳文有作綦者毛以綦爲蒼艾色騏爲騏馬之文則爲青黑色此經言伊騏無由釋作綦文陸之誤耳

下泉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艸得水而病也箋云稂當作涼涼艸蕭著之屬正義曰箋以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艸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艸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按箋意或如孔說傳意不然序言共公侵刻下民

不得其所經之所陳蓋言三農失業石田荒艸直是有稂無禾至卒章始以芄苗起興經旨如此陸疏云童梁或謂之守田爾正郭疏而爾正別有皇守田郭註云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然則童梁卽守田廢田中所在多有不必定生禾中也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謂箋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太伯唯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

二伯也按牧下二伯始于鄭君毛公時無此說傳言
二伯述職祇是東西太伯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
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
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經四國有王如止四國則
尙不得謂之連帥不應稱伯知經言四國猶言四侯
僖四年左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旌邱正義引鄭志云五侯侯爲州
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
王官之伯二人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
不可分故言五侯如鄭志則此經亦以一侯不可分

故言四國四國來王而郇伯述職非東西太伯而何
若然鴈鳩亦言四國而不得爲二伯者彼經言正是
四國正訓長乃是州長則四國爲州下四面之國與
此不同甘棠正義引鄭志張逸問行露箋云當文王
與紂之時謂甘棠亦文王時事鄭答曰甘棠之詩召
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鄭以行露詩無召伯
而甘棠詩有召伯則巡民決訟實爲伯時事此經郇
伯與甘棠召伯一耳來王述職亦可卽本詩明之故
毛以爲東西太伯也

七月

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也正義曰此詩主于幽之事則所陳者
處幽地之先公公劉太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
輒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
此說非也國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
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畱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
狄之間世后稷者言世爲后稷之官非謂后稷之身
韋註云幽西近戎北近狄戎狄卽幽不畱雖竄于幽
子孫猶在郃國公劉嘗繼爲此官史記匈奴傳序云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是也序
言后稷先公蓋謂不窋與公劉二人譜稱公劉太王
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者特言周公以比
序已志非釋序之詞觀卒章箋云后稷先公禮教備
也其意亦同序說謂不窋公劉正義于此序謂以后
稷冠之于卒章箋謂以序言后稷故兼言之皆謂后
稷之身誤矣當言處豳先公非止一人以爲后稷之
先公統之也

一之日威發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威
發風寒也下傳云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

也四之口周四月也此經稱日稱月正義因四月秀
萑箋物成自秀萑始推之云稱月者由其物成知稱
日者由其物生其說良是嘗由孔說推之傳舉三正
畢四之日復從周起正朔三而復立文自當如此其
意總明經旨以此數月爲三代之春春主生物故稱
日也經于十月穫稻後稱爲此春酒明建子月得爲
春直至建辰月言春日遲遲則中間丑寅卯月俱爲
春可知後漢書陳寵傳云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云
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
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其說實本此詩

傳以一爲十之餘稱日從夏正起數四月後稱月亦用夏正者后稷先公爲夏諸侯故也臧發說文引作畢浹云風寒也與此傳合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颼颼按今說文風部颼颼二字下未引此詩豈陸所見說文本如此而後人刪之與但說文颼云風雨暴疾也颼云烈風也與毛傳寒氣不合陸殆因說文讀若栗列而誤以颼颼當之下泉冽彼下泉大東有冽洌泉正義俱引此詩作栗冽云其字从冰則在唐初經字作栗冽矣大東正義引說文云冽寒兒而說文欠部

無列字澤浹下有凜瀨二字俱訓爲寒古字厲烈通
故烈山氏亦曰厲山而厲亦爲瀨是瀨烈音義同說
文瀨字卽列字颺字註云讀若栗卽凜之省颺字註
云讀若列卽列之省也玉篇欠部凜字下載列字不
復更載瀨字廣韻去聲無瀨字入聲止收列字蓋自
梁迄唐初廢瀨用列久矣然則此經本作凜瀨依篇
韻及唐初本應作栗列今本作栗烈雖古字烈亦通
列可从列省文然究不如作列訓寒與毛義合也說
文瀨徐音洛帶切誤

三之日于耜傳幽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孫毓謂毛

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正
義駁之云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于中國
非是寒來早明是寒來晚此說當矣然寒鄉早寒孫
言近理幽實寒鄉所以得晚寒者正義未言按幽地
處山谷之間外則涇汭二川環之內則皇過二澗夾
之風氣嚴密節氣較遲自有他方所不得同者寒鄉
晚寒所以足異幽先公因時定制周公筆之每章紀
其時令以爲幽國之典章亦明著其與周地殊也

殆及公子同歸傳殆始也正義曰釋詁云殆始也說者
皆以爲生之始然則殆始義同故爲始也按今爾正

云胎始也正義引之不言字異則孔本爾正作殆矣
爾正釋文云胎本又作台然則古音台讀爲胎亦讀
爲殆音同義必同也或釋文台字原作殆故孔引之
不言字異詩釋文殆作迨音待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蕸桑也正義引襄十
四年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謂猗角爲
遮截束縛之名故云角而束之曰猗按女桑柔弱之
桑不煩遮截角者卷曲之意傳謂卷曲其枝而加束
縛耳孔引左傳角猗以釋之詩作猗不作猗也恐非
毛意正義又曰女桑桑桑集註定本皆云女桑蕸桑

取周易枯楊生萑之義萑是葉之初生者如孔言則正義本傳作柔桑今本校書者依集註定本改之也當仍作柔桑乃合原本

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之當作耳按節氣已遲一月則亦可有遲兩月者八月其穫禾已穫矣十月又云穫稻是一國之中遲早已校兩月經有明文孔之此說猶未免爲子雍所惑也

正義又曰此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孔意鶚以夏至鳴今七月始鳴是晚溫之故不知箋意不重溫而重寒故曰伯勞鳴將寒之候首章流火箋云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四章秀萼箋云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于貉箋云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箋云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五章斯螽箋云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改歲箋云當避寒氣而人所穹窒瑾戶之室而居之八章鑿冰箋云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篇中凡八言寒一言暑以經首言流火特爲寒謀無緣

更說晚溫鄭志之言亦姑答張逸非經旨也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傳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元衣纁裳正義釋元黃引易註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象天在上地在下土寄位于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元衣纁裳旣曰黃裳又曰纁裳釋傳殊未明按芾與裳同色斯干朱芾斯皇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車攻赤芾金鳥箋云金鳥黃朱色金鳥卽赤鳥是黃朱爲赤也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赭三入謂之纁皆謂染赤說文纁云帛赤黃色一入赤黃再入三入亦是赤黃但分深淺

耳說文言赤黃與毛鄭言黃朱相合朱深于纁朱色
孔陽詞承載黃之下是經明以黃朱爲纁故傳云元
衣纁裳土寄位南方土黃色南方朱色土色實兼黃
朱故或稱元黃專就黃言或稱元纁兼黃朱言也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傳于貉謂取狐狸皮
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正義曰于貉言往
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故
傳言于貉謂取狐狸皮也釋傳囹圄未見分曉按傳
言幽民于貉實專爲取狐狸之皮也誠以狐貉但民
自用而狐狸可供公子爲裘引論語以明于貉引月

令以明取狐狸傳意如此貉狐狸自是三獸但傳狐
貉句止釋于貉貉亦狐類故云狐貉非謂狐與貉正
義云禮無貉裘之文惟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
賤如兼狐言之不得謂狐皮賤矣故知傳狐貉非謂
狐與貉也貉當作貉

六月食鬱及萸傳鬱棣屬萸萸萸也正義引本艸云鬱
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又引晉宮閣銘華林
園有車下李有萸李以爲車下李卽鬱萸字卽萸按
陸元恪唐棣疏云唐棣萸李也亦名車下李孔置陸
疏不引則車下李非唐棣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

鬱棣裴駟按郭璞曰鬱車下李也爾正釋木唐棣校
郭註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郭註云今關西
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郭于爾正二棣俱不言車下
李而于上林賦鬱字言之與正義所引本艸合則鬱
爲車下李信矣說文玉篇俱以萸爲艸萸字亦作梢
玉篇有梢字云於六馬九二切引山海經太室山有
木葉狀如梨而赤理名曰梢木服之不妒不以爲梢
李廣韻以梢爲梢李而萸字註云萸萸藤也此說近
之相如傳徐廣註鬱一作萸文選上林賦作隱夫萸
棣李善註引張揖云萸山李也山李萸李俱木本定

非蓼莪相如傳櫻桃蒲桃集解引郭璞曰蒲桃似燕
莪可作酒燕莪卽蓼莪也陶隱居云蒲桃卽是此間
蓼莪本艸云俗名野蒲桃蒲桃藤本而蓼莪似之故
說文玉篇歸艸部然則蓼莪非莪李乃蒲桃陶隱居
之說是也

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
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正義曰言治
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爲事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
在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爲公字於是男之
野功畢宮內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如孔說

則正義本經文作上入執宮公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疏中則是訓功爲事及末句故入之執於宮功兩功字當作公字公亦訓事與箋內野功相涉而誤也傳入爲上出爲下正義無釋疑正義本無此二句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傳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傳不言茅索何用箋亦止言時用正義述經云宮中所治當是何事卽相謂云晝日爾當往取茅艸夜中爾當索綯以待明年蠶用也以此爲宮中所執之事又以爲蠶用不知何據豈以茅者萑葦之類可作曲薄索綯爲繩可

以猗彼女桑而采之乎然不如箋義渾說之爲當矣
納于凌陰傳凌陰冰室也正義曰天官凌人云正歲十
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註云凌冰室也又曰凌冰一
物旣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則是斬冰三倍多于凌
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不然單言凌者止
得爲冰體不得爲冰室也按說文久云凍也象水凝
之形此今冰字也冰云水堅也此今凝字也𦇧云久
出也出字誤从久朕聲詩曰納于𦇧陰𦇧云𦇧或从夂
如說文則凌原作𦇧斬冰當作久三其凌明是𦇧字
鄭註禮時字體未改故註云久室與此傳同孔謂單

言凌者止得爲氷體不得爲氷室疏矣玉篇勝云氷室也與此傳合說文用毛詩古文亦應言久室今本說文乃作久出正與詩義相反出字訛當據此傳正之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場功畢入也正義曰肅音近縮故肅爲縮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此下又曰洗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爲埽也在場之功畢已入倉故滌埽其場如正義則傳收縮萬物句下當有滌埽也三字誤奪校書者當據正義補入釋文云滌直厯反埽也是傳原

有此訓也

又釋文冲冲聲也當是傳作鑿冰之聲隣升也當是傳文誤脫附志下此

日殺羔羊箋云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義曰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於燕禮故用羊也按小正伐木云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傳未成羊也爾正釋畜云未成羊曰羜郭景純註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伐木燕朋友故舊之詩是燕禮亦有羔羊鄭以此詩爲饗羣臣饗大於燕用羊宜矣

萬壽無疆傳疆竟也箋云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釋文云或音注爲境非正義述經云使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之時釋傳云疆是境之別名言年壽長遠無疆

畔也定本竟作境如正義是孔傳本作境後人依釋
文改作竟也按說文無境字新附有之云境疆也从
土竟聲經典通用竟據此作竟爲是然亦必改依原
本乃合又正義云定本竟作境上當是境下當是竟
孔凡言定本作某字者多與見行本別也

鴟鴞

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
名之曰鴟鴞焉釋文云遺本亦作貽正義述毛作貽
述箋意作怡謂鄭訓怡爲悅毛當訓貽爲遺又曰定
本貽作遺如孔說則正義本序作貽王校書者據釋

文改之也當依原本

既取我子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正義云人已
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
興周公之意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按
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次章今女
下民或敢侮予箋云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
欲毀之者乎是毛以取子者爲大鳥鄭以取子者爲
下民此詩傳箋義別孔已細爲分釋而于取子之義
猶未免以鄭述毛亦其疏也

鬻子之閔斯傳鬻稚正義曰釋言云鬻

當作

稚也郭璞

曰鞠一作毓是鬻爲稚也按釋言云幼鞠稚也郭註引書不念鞠子哀無一作毓之言如正義則唐初爾正郭註有此一句但經作鬻而云是鬻爲稚孔蓋讀鬻爲毓釋文云鬻由六反是讀爲毓徐仙民音居六反則讀爲鞠是鬻鞠毓三字通廣韻云毓稚也同育據說文毓卽育之或體邾谷風昔育恐育鞠毛訓育爲長鄭訓育爲稚正義謂育得兩訓釋詁爲長釋言爲稚是亦以釋言鞠字爲毓之証說文育云養子使作善也从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許雖訓育爲養然惟稚子故須教育亦自兼有稚義也鬻本之六反俗

作粥說文云健也別有驚字徐音余六切此經驚字當是驚字毓之借也

子所蓄租傳租爲正義曰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按釋文云租子胡反又作祖如字依釋文則正義本經作蓄祖祖本訓始有造始作始之義爾正造作俱訓爲故傳訓爲今汲古閣本經與傳俱作租校書者併正義改之非也當據釋文改作祖乃合正義原本

子室翹翹傳翹翹危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按陸元恪疏鴟鵂取茅秀爲巢以麻紮之

如刺礮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文選陳孔璋檄
吳將校部曲云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
之惑也李善註引韓詩曰鷽鷽所以愛養其子者適
以害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
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蒲風至蒲折巢覆有子
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箋義殆本韓詩毛傳但訓
危不言所託枝條之弱然選註又引荀卿子曰南方
鳥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
不牢所繫之弱也註引荀子是李以蒙鳩卽鷽鷽荀
爲毛公之師當聞其說此傳訓危或亦謂所繫之弱

故孔以箋述傳而不復別之也

予尾脩脩正義述經曰子尾消消而敝又曰定本消消作脩脩也如孔說則正義經傳俱作消消校書者依定本改之也當仍原本

東山

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此詩毛鄭義別具在傳箋然有陸元朗義有王子雍義釋文士行云毛音衡衡卽橫字是謂毛意作無事橫銜其枚也云鄭音銜云無行

戶剛反是謂翦意作無事銜枚讀經中行字爲銜箋
中行字自爲行陳字也云王戶剛反是謂王述毛作
無事行陣銜枚義同于箋也按傳訓枚爲微不以爲
如箸橫銜之物釋詁云隱匿蔽竄微也說文云微隱
行也从彳敗聲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傳意言制
彼兵服而來堂堂正正無事行于隱微有勞師襲遠
之苦也正義述經云久勞在軍無事于行陣銜枚同
傳于箋恐非毛意

蛭蛭者蜀傳蛭蛭蜀兒桑蟲也正義曰言在桑野知是
桑蟲孔意殆以蜀非桑蟲故其言如此大雅韓奕傳

革金厄傳云厄烏蠋大如指似蠶不言桑蟲者以此傳已明且韓奕非正言蜀故耳說文云蜀葵中蠶也此今本說文之誤韓子云蠶似蛇蠶似蜀淮南子云蜀與蠶相類而愛憎異也韓奕傳爾正郭註皆言蜀似蠶今以蜀爲蠶其誤顯然是以廣韻引說文云葵中蟲也已不作蠶字然猶是葵蟲非桑蟲許用毛詩古文何至相戾爾正釋文引說文云桑中蟲也此乃與毛傳合當是許氏原本羅願云蜀葵中蟲亦食于藿侶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羅氏據誤本說文而爲此說不可从玉篇亦以

爲桑蟲而別有蜩蠋音之欲切廣韻亦然蓋以爾正
蜩蠋非此詩之蜀然樊光漢人其註爾正已引此詩
當不誤也

熠燿宵行傳熠燿磷也磷螢火也磷說文作𤇀云兵死
及牛馬之血爲𤇀𤇀鬼火也正義據以駁傳誠是然
釋文云磷字又作磷玉篇云磷螢火也廣韻亦同如
釋文則傳原作磷字磷爲螢火傳自不誤豈陸本孔
未見與螢月令爾正俱作熒熒是火光熒熒然磷乃
蟲之體也文選秋興賦熠燿粲于階闥兮李註引毛
傳曰熠燿磷也磷螢火也

破斧

四國是皇箋云周公既反攝政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正義引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薄姑又引書傳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牂其宮謂如此則奄君見殺是書序而非書傳以鄭書序註言奄君遷于齊故也若然奄君實遷蔡叔亦僅放之此箋何以言誅正義未申箋意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毆棄也周書以爲討然則誅卽是討或棄其身或但治其罪皆可謂之誅周公殺管叔而縶蔡叔兩見左氏傳而東山毛傳統言公族

有辟卽金縢所謂我之弗辟不得疑蔡叔亦致辟也
傳云皇匡也則爲正四國君罪而哀其民人箋以正
其民人卽是哀其民人傳箋亦當有別

伐柯

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謂鄭以此
詩刺朝廷羣臣得雷風之後啟金縢之前作毛以此
詩刺成王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作按金縢云
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
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時實
未卽迎孔傳云遣使者迎之順經爲解耳歸禾序云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孔傳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嘉禾序云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孔傳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又曰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歸禾正義曰王啟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于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如二書序傳正義歸禾往復在啟金縢後矣毛于此詩惟

言禮義者治國之柄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其在雷
風後先難以臆度然此序與九罍均言刺朝廷之不
知則是一時之作九罍傳云周公未得禮也顧成王
禮宜新迎之語而爲說也禮宜新迎爲啟金縢後語
而尙復遲之又久是朝廷之人有疑于迎周公者毛
亦當爲刺朝廷羣臣同于鄭說但鄭是避居東都在
啟金縢之前毛是東征未還在啟金縢之後正義說
非事實也九罍之義毛同此篇鄭則迎而歸矣狼跋
序稱王不知宜在伐柯九罍之前而處末者彼詩主
美周公遭難不失其聖故復本成王未知而言彼序

亦稱四國流言寧得謂在鴟鴞前作乎

九罭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鳬鷺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正義以毛亦爲大鳥不釋箋易傳之意按易漸卦初六鴻漸于干其占爲厲九三上九俱漸于陸三凶而上吉此詩之渚與干皆近水處下故傳謂鴻不宜遵陸高于渚下經鴻飛遵陸傳亦云陸非鴻所宜止者傳文變循言止以鴻之飛必漸進愈高乃爲羽儀可用若止于陸則有夫征不復之凶經言公

歸不復王肅述毛訓復爲反云未得所以反之道是
易之不復與此詩不復同故傳謂陸非鴻所宜止以
喻周公當歸王室若止于東都則渚陸皆非所宜傳
蓋依易爲說以鴻爲鴻鴈也史記陳涉世家陳涉曰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翮羽翼
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一鳥如鳳皇然非謂
鴻鴈與黃鵠也箋專取鴻喻周公爲聖人故易爲大
鳥蓋以鴻爲鴻鵠也

狼跋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箋

以公爲周公讀孫爲遜謂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正義引孫毓之評蓋右鄭也詩書稱成王或曰沖人或曰沖子或曰孺子王或曰鬻子或曰曾孫此經獨稱公孫者七月篇陳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題爲豳國之風鴟鴞以下皆周公事耳身未致王何以得附于豳風正以周公攝政東征無非欲輔導成王之大美以上繼先公之業則此六篇者雖爲周公而作其義實繫成王故得附于豳風也周大夫見鴟鴞之詩明著鬻子周公之心已如青天白日故于此詩復表公孫使六詩相爲首尾其意遠矣傳已釋公孫爲

成王而復言幽公之孫亦以明此六詩附幽國之義
可謂深得經旨孫毓乃謂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
公孫者又謂成王去幽公已遠非惟駁傳兼以訾經
魯頌稱僖公爲周公之孫商頌稱成湯爲湯孫此經
公孫何非名例箋以周公遜位其說自可並行必欲
抑揚亦何謂耶

鳴鴟罪人旣得後作次于七月當矣東山雖勞歸士
實未得歸經中所陳皆預擬之詞觀四章皆言怕怕
不歸可証破斧因不歸而追惡四國伐柯九戩啟金
縢後刺朝廷之人疑迎周公狼跋總陳周公遭難欲

成公孫之大美次第與古文尙書說合正義謂當于
鷓鴣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依
箋義爲說也

毛詩細義卷十

嘉應李補平繡子著

小正鹿鳴之什

鹿鳴

食野之苹傳苹萍也箋云蘋蕭也正義謂箋以萍是水中之艸非鹿所食故易傳按玉篇苹云萍也又蘋蕭也廣韻苹云葭一日蒲白又曰萍別名又云蘋蕭也皆兼从毛鄭之訓說文苹云萍也無恨浮水而生者从艸平聲萍云苹也从艸汧聲苹萍互訓一依毛傳苹旣爲水艸非鹿所食而詩言野苹則爲陸艸鹿得

食之毛許大儒曾不以爲異者凡萍非是江湖始有
雖潢汙行潦亦有之故詩言野苹旣野水有苹水落
苹枯襍於衆艸鹿亦自應食之吉日漆沮之從傳云
漆沮之水麇鹿所生鹿固逐水艸者矣爾正郭本前
云萍萍其大者蘋後云苹蘋蕭而釋文本及此詩正
義所引皆作苹萍是爾正此文原有二本鄭作菱時
前經當是萍萍疑毛傳與爾正不合故依後經蘋蕭
爲說非必以其爲水艸而易傳也

吹笙鼓簧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按月令仲夏之月
調竽笙箎簧竽笙箎三者皆有簧簧者管器中金薄

鑠也傳以經言簠恐人誤爲別器故以簠實之曰吹
簠而鼓簠明其爲簠之簠非筭筮之簠也王泰二風
簠傳皆同此解正義于王風傳云簠之爲用本施于
簠舉簠可以見簠舉簠可以見簠故知簠爲簠而于
此傳無釋殆謂已具彼文誤也舉簠可見簠不必訓
簠舉簠不能見簠故必訓簠

承簠是將傳簠簠屬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書
曰簠厥元黃按序言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簠簠以將
其厚意箋言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
也皆兼饗食言

鄭以飲爲饗

正義謂食禮無酒樂饗以訓

恭儉此詩以燕爲主以經有式燕之文故也但燕禮無幣而經言承筐是將則是首章言饗次章言燕常棣篇飫燕並舉此經當同之儀禮十七篇出于漢初有經有記記之所載往往經所未言正雅周公所作燕禮有幣此經亦足據依然不如兼饗爲當古者饗亦兼燕春秋宣十六年左傳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是享亦兼燕又有一日饗燕並行者昭元年左傳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故傳

言行幣箋以元黃申之不以燕禮無幣爲嫌

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正義曰嘉賓皆愛好我以敬
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按下經
德音孔昭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又云嘉賓之
語先王德教甚明孔以下箋之義述此傳非毛意也
王肅述毛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不言先王
得之

視民不佻傳佻愉也爾正釋言文爾正作佻說文無佻
字佻云愉也左傳引此詩亦作佻則字當作佻爲正

四牡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兒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正義曰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又曰傳言率諸侯朝聘于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又言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按正義釋傳岐周之道以時未稱王仍在于岐旣未稱王則經言王事卽是天子之事孔必爲非聘紂者以序下箋有使臣往來于其職之語不知箋言其職正言使臣之職孔謂爲西伯所職之國恐非箋意箋云文王爲西伯之時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引論語以說此經知鄭亦以使臣爲聘紂也

學者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當時只是燕羣臣勞遣使臣而作至後世乃以入樂此說非也事是文王時事詩是周公作之觀此傳極爲分明傳言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作樂卽是作詩詩固樂之章也儀禮鄉飲酒燕禮用樂之節亦周公所定當時已以入樂欲使後世法文王之道何待後世始入樂乎正義曰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歌之獨于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愚謂不獨此三詩卽下笙間所歌亦當同此也

翻翻者離傳離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
之離爾正作隹云隹其鳩鵒郭景純註曰今鵒鳩正
註云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說文作離云祝鳩
也从鳥隹聲又隹字註云離或从隹一日鵒字玉篇
作鵒云祝鳩也急疾之鳥也或作隹隹云祝鳩也隹
云鳩鵒也又鳥短尾之總名廣韻平聲隹云說文曰
鳥之短尾者總名離云鳥名上聲離云說文曰祝鳩
也隹云鷖鳥也說文同上隹與祝鳩截然兩鳥廣韻
尙離與隹別玉篇乃混而同之不知說文云離或从
隹原有錯誤蓋旣云从隹則字當作鵒今乃作隹不

得云从隼也玉篇雖字竟从隼作鷂又音思尹切徐
鼎臣等不加辨晰亦从其音而雖遂爲隼矣采芑篇
歟彼飛隼正義引說文曰隼鷲鳥也爾正鷹隼醜邢
叔明疏引說文亦同然則唐宋來說文隼字下自有
鷲鳥一訓隼訓鷲鳥而雖訓祝鳩與爾正舍人註合
說文初不誤校說文者依玉篇而誤也

皇皇者華

每懷靡及傳每雖懷和也箋云和當爲私正義謂鄭以
傳無每雖之訓王以爲有兩皆述毛未知誰得其旨
按卒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箋以傳中和

言部
爲忠信孔雖曲爲之說終屬牽強王肅述毛云雖多
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仍用經懷字是殆以
懷爲藏二者均非毛意傳中字對外而言凡以詠謀
度詢等皆外來之善和謙諮訪是中心之善傳言兼
此五者雖有中心之和謙猶當自謂無所及乃成六
德也中是中心非中庸篇之中和也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兄弟尚恩怡然朋友以義切
切然正義曰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不
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節節然

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又曰切切節節者相
切磋勉勵之兒論語云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註
云切切勸競兒怡怡謙順兒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
當彼惻惻也定本熙熙作怡怡切切作惻惻依論語
則俗本誤如孔說則正義傳原作兄弟尙恩熙熙然
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云節節當彼惻惻不言切切
者以切切與論語同也云定本切切作惻惻當云節
節作惻惻釋文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惻惻然定本
一依論語也今本如此與釋文本同然當改依正義
原本乃合

飲酒之飫傳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
非常之事若議大疑于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按
經言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文承此句之後似專言
飫禮而下傳云王與親戚燕者傳以此經非正行飫
禮故釋飫字亦非正釋飫禮言飫燕俱在堂俱是私
飲酒特不脫屨而升堂故謂之飫耳其實是燕箋以
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是正釋飫禮則上二句是
飫下二句是燕傳箋意別正義同之誤也爾正飫私
也郭景純註曰宴飲之私不言飫禮說文作饌云燕
食也許用毛氏古文饌不訓私而訓燕食正以毛釋

此詩言王與親戚燕故也飫與醕同文選魏都賦情
悵醕醕李善註引韓詩作醕說文醕私宴飲也亦與
毛傳合玉篇飫云食多也醕云私也顧氏似以醕爲
正然爾疋作飫而說文亦于饌字下引此詩則作饌
爲正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傳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驚懼也
傳以經首四句統言伐木鳥鳴出幽遷喬之事于嚶
其鳴矣二句云君子雖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始言興意則首四句無所謂興也正義引王肅云鳥

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以
興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按王以伐木鳥鳴
興朋友相切直依爾正爲說如果毛旨亦然首二句
傳何以不言箋引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正以毛無此
意故引釋訓以易傳驚懼二字正義謂得毛旨斯不
然矣

伐木許許傳許許柿兒此章以伐木之有柿喻人君之
有朋友故舊也說文柿削木札樸也从木市聲陳楚
謂檟爲柿文選馬汧督誅註引說文曰柿削檟也史
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曰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

音柿腑音附柿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疏末之
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出于樹也詩云如塗塗附註
云附木皮是也漢書楚元王傳曰臣幸得託肺腑註
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傳言彼伐木者其柿許許
然柿出于木猶朋友故舊之託于君故今釀酒以燕
之也正義曰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
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修此章經無鳥鳴
非經旨亦非傳意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正義曰箋以經
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

酒按說文酤云一宿酒也一日買酒是酤本有二訓
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釋名云醴禮也釀之一宿
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元王每置酒
常爲穆生設醴顏師古註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一宿
而孰然則一宿酒名醴亦名酤無承上句清酒而言
無清酒則用一宿而孰者正以見王之厚意也正義
說誤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傳蹲蹲舞兒箋云爲我擊鼓坎坎
然爲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
之厚已使人爲之鼓舞言爲我者以樂由已而作故

也按此自是箋義傳于坎坎句無釋下句云舞兒傳
意殆以二句俱屬舞也說文用毛氏古文坎作𦵿鼓
作舞云𦵿也舞也樂有章从章从彡从攴詩曰𦵿𦵿
舞我釋文引說文云舞曲也蹲作𦵿云舞也从士尊
聲詩曰𦵿𦵿舞我釋文云蹲本又作𦵿引說文云士
舞也爾正釋文引說文亦云士舞據此則毛作傳時
二句經文俱作舞我坎坎是舞曲二字已見伐檀其
爲聲易識蹲蹲始見經故但釋下句毛意當然正義
述經傳箋不分恐誤

天保

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焉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
歸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正義曰
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
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按鹿鳴以下五
詩皆周公一人所作歌文王之事以示後世子孫四
牡毛傳所言是也既作五詩卽作此篇以示爲人臣
者亦當歸美君上之義周公作之太師編之以爲此
次子夏作序親承聖旨非出胸情有何疑誤而云非
相報也

是用孝享傳享獻也箋云謂將祭祀也下于公先王傳
公事也傳以享爲祭釋公爲事是所以事其先之事
言獻此酒食于禴祠烝嘗之時以事先王也箋以公
先王爲先公先王故易傳享獻爲將祭祀而以禴祠
烝嘗爲正行祭正義謂毛以上雖言獻之未是祭時
故以公爲事是以傳之獻爲將祭祀同傳于箋殆非
也

君曰卜爾傳卜予也按釋詁云卜予也與傳合正義未
引

如月之恒傳恒弦釋文恒本亦作絙同古鄧反沈古恒

反廣韻平聲絙云大索絙同上去聲絙云急張亦作
絙按淮南子云大弦絙則小弦絕絙卽絙也訓索亦
訓急張與傳弦義合正義曰絙集註定本作恒是孔
經本作絙字校書者依集註定本改之也當仍作絙
字乃合若作恒乃恒心之恒傳必不訓爲弦矣

無不爾或承箋或之言有也箋以或者未定之詞此歸
美君上不當言或故轉爲有書微子云殷其弗或亂
正四方多士云時乃或言爾攸居孔安國傳皆云或
有也呂覽云毋或作好遵王之道毋或作惡遵王之
路高誘註曰或有也是或與有古字通

采薇

薇亦柔止傳柔始生也按上薇亦作止訓作爲生此又訓始生似與上無甚分別及觀下薇亦剛止傳云少而剛也乃知此傳始生二字卽是少字由生而少由少而剛上下自相申成序下正義曰毛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久柔謂初生猶未深悉傳義

歲亦陽止傳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于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釋傳曰毛以陽爲十月解名爲陽月之意又曰从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

按毛果以陽爲十月直曰陽月可矣何以言厯且已
經厯有陽之月而至十月則是無陽矣何能解名爲
陽月十月純坤無陽至十一月一陽始生傳蓋言厯
至生陽之月爲十一月也豳風七月述后稷先公之
事以夏正紀時此詩序言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遺戍
役是述文王以服事殷之事當以殷正紀時毛以經
之陽爲十一月則上歲暮爲子月蓋據殷正鄭以經
之陽爲十月則上歲暮爲亥月蓋據周正傳箋各殊
未可強合

象弭魚服傳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箋云弭弓反

末𦥑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按釋文云弭弓反末𦥑也如釋文則傳有𦥑字箋言弓反末𦥑者卽據傳文成句以傳言解紛不言何物之紛故申傳云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骨也釋文云𦥑說文方血反正義云說文方結反今本說文無𦥑字如陸孔則唐初說文有之其後陽冰刪去也紛釋文云本亦作紛說文弭云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从弓耳聲作紛爲是正義云弓必須骨故用滑象箋中宜骨也骨字疑當作滑

出車

自天子所箋云自从也有人从王所來謂我來矣按凡
言所非盡在外之詞春秋公朝于王所小雅天子之
所鄭風獻于公所在外之詞也此經殷王在京師而
亦言所者猶漢京師亦謂之行在所史記衛將軍驃
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註蔡邕曰
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
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
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漢去古未遠其稱謂
必有所本由是推之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母若女不
寧侯不屬于王所閔二年左傳曰同復于父敬如君

所與此經自天子所皆蔡中郎所云雖在京師亦行
所至也

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惟瘁釋文云瘁似醉反本
亦作萃依註作悴音同按說文無瘁字心部悴云憂
也从心卒聲讀與易萃卦同說文凡言讀與某同者
其字通成九年左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悴與
萃通此經作萃爲正

往城于方傳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下經城彼朔方傳
朔方北方也畏此簡書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
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傳言近獫狁之國又言鄰國

卽序所謂中國蓋西北邊近戎狄者文王以天子命將築城爲之守衛初無征戰之意及南仲到彼獫狁方強相度情形有非一城守而可了者因出師攘之北狄已卻而西方諸國又以戎難來告遂并伐西戎當時遣將以春行冬反爲期因二役并興出于不意至次年春始得旋師經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城實遣將之本意也諸國不自城而待天子遣人城之者春秋僖六年左傳諸侯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正義曰傳解經書新城之意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馬法產城攻其所

產是也然則諸侯不造城必待天子遣人城之詩山甫城齊召公城謝與此一例箋亦築城爲壘並言正義必謂是壘非城且云城是築之別名引春秋傳城築通文証之顯戾經文亦非箋意正義又以朔方爲大名不言其地之所在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云元朔二年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又云使建築朔方城平陵侯蘇建張守節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傳又載武帝曰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立郡之始或借詩爲美名而水經河水篇云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

城東北註曰詩所謂城彼朔方也道元以漢朔方縣爲卽此詩之朔方學者疑焉謂漢朔方縣在北河之南奢延水之北于秦爲新秦地于戰國爲燕西雲中九原地今爲陝西榆林府北鄂爾多斯六旗之地去長安千有餘里殷末西北地促南仲不應深入如此之遠此說非也春秋昭九年左傳詹桓伯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武王克商未下車卽封黃帝之後于鄴鄴卽燕也明商末有雲中九原爲紂時中國地南仲之城非深入矣漢朔方縣卽此經朔方道元說是

憂我父母箋云託有事以望君子此與邶風日月箋莊

姜以莊公爲父母同而兩處俱無傳則毛意不必同
箋汝墳云父母孔邇此亦可以父母爲詞言征夫久
而未返憂我在家之父母也

魚麗

魚麗于罍傳艸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正義曰草
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言艸木折芟斤斧乃入
山林也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誤也
如孔言則傳本文是艸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林
也定本是草木不折操斧斤入山林也操上無不字
故孔以爲誤若操上有不字則云不操斧斤入山林

義亦得通孔必不以爲誤今本校書者依定本將芟
作操于操字上加不字矣復誤會孔意于下句又加
不字當依原本乃合傳又曰庶人不數詥正義曰庶
人不總詥謂詥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
也集註總作纓依爾正定本作數義俱通今本依定
本將總作數亦必依原本作總乃合

魴鱧傳鱧鯛也正義曰釋魚鱧鮐舍人曰鱧名鮐郭璞

云鱧鯛徧檢諸本或作鱧鯁鯁與鯛音同或作鱧鮐若作

鯛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鮐又與舍人有異有字當無或

有本作鱧鰈者定本作鱧鯛按說文鱧云鰈也鰈云

飼也鯁鯁二字別今經字作鯁毛必不訓爲飼說文
鯁云鯁也正義謂傳有作鯁鯁者說文訓鯁爲鯁知
毛本作鯁鯁矣